

相思鸟 XIANGSINIYAO

王小



相思鸟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王小鹰的第二个短篇集。

她写的都是她同时代的人，有插队知青、大学生、描图员和城市青年。写他们的爱情、友谊、理想和追求，也写他们的苦闷、迷惘和忧伤。她长于描写年青女子的细腻而又缠绵的思想感情，语言清新、优美、典雅。

她的作品追求艺术美，有一定的艺术魅力。

相 思 鸟

王 小 鹰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9 3/4 插页2 字数186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9,000

书号：10151·681

定价：0.84元

目 录

相思鸟	1
月色溶溶夜	9
山镇馄饨铺	33
墨 渍	48
流逝的夜	65
莓子熟了	81
东边日出西边雨	105
同到牵牛织女家	126
枇杷树下	147
清 净	164
前巷深，后巷深	224
家风盛衰	249
净 秋	270
片 段	281

相思鸟

半夜里下过一场撼天动地的过山雨。

早晨，舅姥姥上林子里拾茅柴时，在草窝里捡到一只被风雨打断翅膀的相思鸟。

舅表姐心最软了，噙着眼泪替它包扎伤口，还用细水竹编了只精巧的五角笼子。临上山，她把笼子连同相思鸟一起托给我了，左叮咛，右嘱咐，别忘了喂食呀，要当心贪嘴野猫呀，上了小路还一步三回头的。

哦，我敢说天下没比我更幸运的人了。舅姥姥早就告诉过我，相思鸟都是世间殉情男女的灵魂变的，他们为了生生死死在一起，宁愿化作山野草莽中的比翼鸟！我曾想得到一只相思鸟，都快想疯了呢。村里的女娃们来约我采山果，我拒绝了，心只在这鸟儿身上，就算满坡的草莓顷刻间都变成通红透亮的玛瑙，我也不稀罕。

受伤的相思鸟静静地蜷缩在笼子里，象一块没有生命的翠石。我实在难以想象这弱小的身躯是怎样抵御夜间那场风刀雨箭侵袭的，爱怜之情油然而生，我伸出食指探进

竹笼，去抚摸它的背羽。那羽毛冰凉滑腻，象深涧潭水滴过指缝，那颜色也象潭水般凝绿，绿得都快流出来了。我害怕捅破它，只蜻蜓点水似地碰了一下，然而就这么轻轻地一碰，它却惊醒了刷地抖开五彩翅膀，仰起嫩黄的颈脖，张着惊恐的眼睛，从那只红得象滴血似的喙中发出了一声清丽哀婉的长鸣，如诉如泣，似有无限心事要倾吐……啊，不知它的前身是如何娇美温柔的一位少女？有着如何凄伤动人的恋爱悲剧？我的心弦久久地不能平静。

葵表姐采来治跌伤的草药，放在石臼里捣碎了，精心地替相思鸟敷伤。她那黄叶片似的脸上飞上了两朵红晕，细细的眼睛里冒出奇异的光采，简直象得到一件稀世珍宝。葵表姐平常总是不怒不喜，不紧不慢，对周围一切都漠不关心的，人说她的性格象一抹云絮般的恬淡。我奇怪她今天竟会对一只小鸟如此关注。问她，她无声地吐了口气，梦呓般地说：“倘若我也能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相思鸟，那就好了。”

“你才不会变成相思鸟呢，你舍得表姐夫吗？”我吃吃地笑起来。真的，谁不羡慕葵表姐有个好丈夫？表姐夫在城里工作，长得一表人材，城里那么多天仙般的姑娘他看不上眼，偏挑上了葵表姐的清雅淡泊。舅舅舅妈喜得掉了魂，收了好几百元聘礼，三个月后就把女儿嫁出了门。这回，葵表姐新婚三朝回娘家探亲，钁了长辫，愈发地标致了。象这样美满婚姻的人怎么会变相思鸟呢？

可葵表姐的脸色陡然变了，眼神黯淡下去，象云遮雾

罩的林子一般幽暗。

两天后，相思鸟的翅膀长好了，浑身羽毛变得金碧辉煌，犹如雨后的彩虹闪着七色异彩。听舅姥姥说，相思鸟飞起来体态玲珑百态，叫起来声音悠扬悦耳，我真盼望它能表演一番呀。可这只相思鸟一点都不赏脸，总是闷闷不乐地引颈伫立，我使尽了各种办法来引逗它，用细棍子拨它，拿酸梅子喂它，都白费力了，我简直怀疑它是不是中了邪。葵表姐却说：“它是在思念它的情郎呢，怪可怜的，放了它吧。”

葵表姐一定在哄我，我才不上当呢！

傍晚，夜雾很重，连平日最节省的舅姥姥都早早点起了双芯油灯。一切都被浓雾遮没了，山庄悄然无声，仿佛落下一粒灰尘也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。舅姥姥正要给我讲山鬼的故事，忽然间……

“唧啾啾……唧啾啾……”屋后山坳里传来了一声又一声尖啸悲怆的鸟鸣，听得人毛骨悚然，肝胆欲裂。我用双手蒙住耳朵，扑进葵表姐怀中。我发现葵表姐的身子象风中的树叶在颤抖，片刻，她猛地站起来，奔到窗前，把耳朵紧紧地贴在窗棂上，凝神倾听着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影。听着听着，她喃喃地说：“是它，是相思鸟的情郎来寻它了！”

我恐惧地拉住舅姥姥的胸襟说：“姥姥，你瞧葵姐尽说吓人的疯话……”

就在这当口，我们笼里的相思鸟突然引吭共鸣了：

唧唧唧唧，“唧唧唧……唧唧唧……”

“唧唧唧……唧唧唧……”屋内屋外，鸣声互答，幽咽凄厉，悲切情真，仿佛含着泪、拌着血一般，真叫人销魂落魄。

葵表姐的眼中涌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，哽咽着说：“妹子，你听懂了么？真是它的情郎在唤它呀，你让它们相会吧，啊？”

“都当媳妇了，还痴颠颠的，哄你妹子！山鸟哪懂人性呀？相思鸟多珍贵，出多少钱都买不着呢，哪能放了它？”舅姥姥嗔骂着葵表姐。

“唧唧……啾啾……”笼里的相思鸟绝望地扑打着翅膀。

“唧唧……啾啾……”窗外的鸟鸣渐渐地远去了，留下了一缕似有似无的愁绪……

第二天，我们的相思鸟不吃也不喝，对着食盂低垂下小脑袋，它美丽的羽毛在一片片地褪落，我还看见真正的一粒晶亮的泪珠从它眼皮下滚出来。我心痛得捧着鸟笼哭了，葵表姐却淡淡地笑着说：“它在殉情呢。唉，世上的人哪及得上它啊！”我总觉得葵表姐说话象深奥的数学题一般难解。

舅姥姥又帮我说话了：“听人讲相思鸟拆了对，活不长的，葵儿，替你妹子去求求捕鸟的石椿子吧，人说他会解鸟语花言，托他逮个雄鸟来配对，不就好了？”葵表姐先是沉着脸不肯去，经不住我七求八磨地撒娇，便答应了。

挨到傍晚，屋外又闹起了“唧唧啾啾”的鸟鸣，我急

忙探头张望，只见青灰色的暮霭里站着位银杏树般挺俊的小伙子，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有两只眼在暗中幽幽地发亮，那鸟声原来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。

舅姥姥忙不迭地招呼：“石椿子，麻烦你了，我这个侄孙女从城里来山间度假，把个鸟儿稀罕得珍珠宝贝似的。”

幽幽亮的眼忽闪了一下：“没啥。跟我上后山坳当个帮手吧！”声音嗡嗡的，象山洞里的暗润在滴。

我匆匆披上外衣，里屋外屋地找舅表姐一块去，可舅表姐竟象上天入地般地不见了。

舅姥姥说：“别寻她啦，明天她就要回婆家，忙着呢。”

于是，我只得独自忸怩不安地随着陌生的石椿子去捕鸟了，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，心扑腾扑腾地跳得厉害。

月亮刚刚升起，又大又圆，黄澄澄的，就挂 在山坳口，我相信，若是快些爬上山坡，准能用手摸着它。它是象镜子一般的滑呢？还是象冰块一般的凉？

石椿子仿佛知道我的心思，大步流星地走着，可是，等我们赶上山坡，月亮却俏皮地攀上了另一道山梁，而且变小了，变白了，向山坳里洒下一片琥珀色的光流。

山坳里是座嫩竹林，白天，它是碧碧绿的，就象嵌在五彩大山中的一块翡翠，我好多 次真想把它捡回去，给妈妈别在领口，那一定是很美丽的。可是现在，绿翡翠、月色、暮霭融在一起了，山坳里变得青幽幽蓝森森的，犹如

一泓望不到底的深水潭，我们就钻进这深水潭底了。

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空气凉如水，吸一口甜津津的，馋得人猛喝也喝不够。[林间卧着一条潺潺的小溪，象一把寒光嗖嗖的宝剑刺破夜幕，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干将莫邪雌雄剑中的一把？“沙沙沙，沙沙沙……”耳边尽是唧唧唔唔的低语，石椿子说，是竹子们在谈情说爱，晚风便是它们的红娘。真有意思，我被他逗乐了，他却没一丝笑意，默默地抖开了白色纱网，把它们系在竹子与竹子之间，仿佛竹林里横起了朦朦胧胧悠悠荡荡的云雾。

石椿子警告我，不能出声了！随后他倚着青竹，仰起头，学起鸟鸣来：“唧唧唧……啾啾啾……唧唧啾啾……”象珍珠落入玉盘，象泉水滑过石滩，声音在乌沉沉的大山间飘飘忽忽地传开了……

“唧唧啾啾……唧啾啾，啾啾啾……”山坳深处有一只鸟应声和鸣了！石椿子幽幽的眼睛里迸出灼亮的火星，他的鸣声愈发情急意切：“唧唧唧……啾啾啾……唧唧啾啾……”仿佛说：我在这里！盼你归来！盼！盼！盼！

山坳深处的鸟回答：“唧唧啾啾……唧啾啾……唧啾啾……”仿佛说：我来伴你！再不分离！不！不！不！

我听得入神了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应声的鸟鸣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，已听到它扑打翅膀的声音了……突然，从我背后发出一息细微的哭泣声，吓得我一下子软了腿，噗嗒倒在泥地上。慢慢回转头：呀！一张满是泪珠的脸，象被雨打湿的黄叶片。“葵表姐，你

……？！”

她一把捂住我的嘴，假着我不出声，出神地望着石椿子模糊的侧影，望着他眼中的两颗火星……

扑喇喇喇……鸟翼挣扎的声音。

“撞网了！”石椿子低低地吼。

我赶紧挣脱葵表姐的怀抱，奔向纱网，哦——网眼里圈着一只黄胸翠背红嘴的相思鸟，是它——痴心的情郎！我们的那只相思鸟得救了，我欢蹦乱跳地捉住“情郎”，转身招呼葵表姐，咦？身后已无人影，只有翠森森的竹枝在月色中摇曳……

我捧着“情郎”，乐颠颠地回家，没进门就嚷：“姥姥，快把鸟笼拿来，它们要久别重逢了！”

奇怪，爱说爱笑的舅姥姥不出声，灯影中，竹笼是空的！“我的相思鸟呢？！”我急得泪都落下来了。

“唉，”舅姥姥撩起衣襟擦擦眼角：“它没福气哟，听得后山坳左一声右一声的鸟叫，它便吐口鲜血，断气啦！”

啊！仿佛一块巨石砸在我头上，眼前一片乌黑，心象撕碎了一般。哇——我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。真悔呀，若是早依了葵表姐放它回山林，它如何会遭此惨死？人家会不会象骂焦仲卿的母亲、祝英台的父亲那样地骂我呢？

一双软软的手摸着我的头发，葵表姐细声柔气地劝我：“傻丫头，哭什么呢？既然它活着没有爱，还不如死了好，它的灵魂还会和情郎相会的呀。”

一清早，葵表姐打扮得齐齐整整，穿上水红的夹袄，回婆家了，我一直送她到翡翠般的竹林旁。临别时，她说只有一件事要求我，就是千万要把那只“情郎”放回山：“让它去寻觅它的爱吧！”

我连连点头应允，葵表姐笑了，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得这么惬意，这么美。

独自一人往回走的路上，我遇见了石椿子，他当风站在山坡上，呆呆地向远处眺望着，不知这空蒙蒙的大山有什么稀罕物值得他如此向往？我好奇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：远远的，有一点红影正隐入那一派浓绿欲滴的山色中……

回来，我立即打开鸟笼，把那只可怜的“情郎”放了。

一九八〇年十月

月色溶溶夜

“破路！烂路！”珊儿撅着嘴嘀咕着。

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，硌得珊儿脚踝生疼，那双精致的乳黄色中跟皮鞋，买来时嫌它三厘米的后跟不够高，到修鞋铺去加了一截。穿上它，玲珑的身段更显得苗条了，走起路来，阔阔阔响，神气得很。可此刻，真恨不得连跟带底统统削去。她踮起脚尖，专捡石子缝中的平缓处落脚，一步三摆，平时那种袅娜的风姿完全没有了。珊儿气恼极了，不断地扇动羽翼般的睫毛，把白眼翻给肖聪看。

“靠边点，路平。喏，这儿。来，扶着我。”肖聪温和地笑着，捏住她的手腕。

“不不。”珊儿扭了扭腰肢，蹙起眉朝路两边看了看。“啧啧，屋檐下挂灯结彩的，走在下边，说不定脏水就往你脑门儿上滴。哎哟……”

“当心！”肖聪一把托住她的腰，无可奈何地苦笑着，他知道她不顺心时爱使小性子，总是象大哥哥似的让着她。何况，这真是条令人难堪的路呢。

黑压压密层层一大片，都是陈旧低矮的平房。墙根贴着墙根，屋脊挤着屋脊，窗棂衔着窗棂，歪歪斜斜地相依相傍，倘若风稍大一些，简直令人担心它们是否支撑得住？

嵌在矮屋群中的石子路，疙疙瘩瘩，弯弯扭扭，象一根用烂了的绳子。宽，只有三步，两人并排走，肩膀擦着墙。站在路这边的门槛上，伸手就能摸着路那边的窗棂了。屋檐下，成串地晾着娃娃的尿布、姑娘的直筒裤、老奶奶的大襟衫……墙脚根，顺序摆着漆亮的马桶、乌灰的煤球炉、旧铁皮盆里种着的仙人掌和牵牛藤……此刻，是周末的傍晚，收音机里戚雅仙正在唱《断桥》中白娘娘痛责许仙的那段，哀伤凄婉，令人心酸；低音喇叭箱里李谷一唱《乡恋》的气音象一缕清丽妩媚的细烟缓缓地飘散……“哗哗哗”，洗衣声；“嘶啦——嚓嚓嚓”，炒菜声……“小猢猻，下次再闹哦？”疲乏的妈妈喝斥顽皮的儿子；“要死啦，炉子还没生着！笨熊，罚你没饭吃！”年轻的妻子娇嗔偷懒的丈夫……

珊儿的家在幽静的思南路上一幢清雅的花园洋房里，那儿的傍晚是一幅恬静安详的图画：高大的玉兰树梢上凝着几片夕晖，矮冬青丛中的小路间横着青紫的薄暮，“叽叽叽”，几只归窠的麻雀向五彩的天空掠去，就象羊毫笔蘸清水，在宣纸上轻轻地拖过……珊儿曾经下乡插过队，那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割麦打场下来腰酸得躺着不能动，嚼着罗卜干咽糙米饭，眼泪簌簌地顺着灰扑扑的面颊

滴……那苦滋味已渐渐淡漠，记忆里却印下另一幅绚烂热闹的黄昏图：裹着流霞的晚风在刚割去麦子的田野里飘荡，绿色斑烂的小树林上绕着青靛靛的炊烟，五彩缤纷的小河里浮着一群嬉水白鹅，“3 5 6 | 6 — | i 6 5 6 | 3 — |”，不知打哪儿飘来悠扬的牧笛……

真的，没有哪个地方会比石子街更嘈杂纷乱齁齁的了。

“都是你！都是你！”珊儿推开肖聪的手臂，赌气地把石子踢得扑扑响。气就让她气一会吧，肖聪嘿嘿笑着，跟在她身后。有时候，人能够生点气也是好的呀。

“叭嚓——”

“哎呀，要死了！”珊儿象触电似地翘起了右脚拼命甩着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破路！烂路！皮鞋里都浸水了！”珊儿的嗓音已带上哭腔，她一脚踩进了一汪积水中。

“你呀你呀！快把鞋脱下来，我替你擦擦。”

“算了算了。”珊儿放下脚，狠命地跺了几下，把沾在鞋帮上的污水抖落了。

“叫你跟着我走，你不听，瞧瞧……”

“瞧瞧你自己吧，半只脚都浸在水里了，快闪开呀，呆子！”珊儿猛推了肖聪一下。

不远处的岔路口安着一只公用水笼头，有人洗衣服，有人淘米，还有一位胖胖的大婶正在起劲地涮马桶，污水顺着路面石子间的空隙四下漫淌着。

“唔——臭死了。”珊儿厌恶地皱皱鼻子，掏出粉红的小手帕捂住鼻孔。

“别这样，叫人家看见了多不好。”肖聪拽拽她的衣袖。可是珊儿不理他，捂紧了鼻子，碎步小跑地穿过岔路口。

“哼，每天打这里经过的人有许许多多，还有比她更漂亮的呢，也没见这么娇贵。嫌臭，索性别进这石子街！”涮马桶的大婶冲着珊儿的背影嚷着，哗——顺势把半马桶水倒在地上。

“喂喂喂，你有神经病呀！朝人家脚上倒脏水……”珊儿躲着蹚脚跟淌过来的水，踏上了路边一户人家的门阶，也顾不上那屋檐下挂着的裤衩尿布蹭头顶了。

“看看穿得象模象样，开口就骂人，还不如我的马桶清爽呢。”涮马桶的大婶甩着竹刷子上的水珠，拎着洗净的马桶，咚咚咚地直朝珊儿走来。

“你，你想干什么？”珊儿看着她壮实的身体，有点害怕。

“我得进自家的门呀，‘千金’，请闪开点，别脏了你。”大婶说着把湿漉漉的马桶往门边一靠，差点擦着珊儿银灰色派力司喇叭裤的裤边。她急忙往后缩脚，“光当”，碰倒什么了。不好，是满满一瓦罐腌菜。瓦罐摔碎了，腌的萝卜白菜洒了一地。

“唉呀呀，作孽了，这菜我腌了一个冬天，正是上口的时候呢。”大婶心痛地叫着，嗓门大得象装了扩音喇

叭。珊儿吓愣了，贴墙站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“对不起，大婶，真对不起。我们赔，一定赔。”肖聪上前连声道歉，伸手从裤兜里掏出皮夹子，抽出了一张十元的票子。

“算啦，谁要你们赔呀！一点腌菜，能值多少？”大婶闪出宽厚的巴掌一挡。

“这哪成呢？这、这……总归要赔的呀。”肖聪硬把钱往她手里塞。

大婶扬起稀淡的眉说：“哎呀，你这同志也太客气了。我们这儿住房条件差，啥东西都往墙根屋檐下放，行人不小心弄坏点什么也是常有的事。只是你爱人也太小瞧人了，谁不想住公寓房子，用抽水马桶呀？条件不同，人可是一样的，是吗？”

“对对对，这个……实在太……那个……”肖聪不知怎么解释才好。看看大婶，又看看珊儿。珊儿低着头，把脸埋在苹果绿羊毛衫的高领子里，暗自嘀咕：“谁是他爱人啦？人家还没领结婚证呢，神经病！”

隔壁有人在招呼：“大块头姑娘，收拾好了吗？快走吧，卡车已经来了。”

“哎哎，就来，就来。”大婶应着，从门后拿出一把扫帚，唰唰几下把满地腌菜扫到墙脚根。

“同志，这钱……”

“你这人年轻的还挺罗嗦，说不用赔就不用赔，谁还哄你！我还有要紧事呢，有机会再路过这儿，有事问一